# 回歸後的澳門經濟：經濟增長、勞動市場的發展和經濟多元化

陳志誠　關鋒

**[ 摘　要 ]** 本文探討回歸後澳門經濟增長、勞動市場和經濟多元化的情況。澳門作為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其增長深受外圍因素影響。過去二十五年澳門經濟的升跌波幅驚人，而且轉變迅速。要減低經濟波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實行產業多元化，減少依賴特定行業，是澳門其中一個發展方向。但勞動力問題限制新興行業的快速發展，令它們只能佔澳門經濟一小部分。澳門的多元化道路似乎是在以主導行業（博彩）通過分享資源和分攤成本下拉動其他行業的發展，這種以博彩業之協同效應推動的橫向多元選擇似乎在澳門過去二十五年的增長經驗得到初步的實證結果。目前澳門面對的最大挑戰是如何讓增長的格局導出產業的某程度多樣化，使經濟增長的道路走得更穩健。澳門宜借鑑研究其他小型開放型經濟體選取支柱行業之邏輯和運作經驗，制定合適產業政策鼓勵扶持新的主導行業發展，通過區域合作在博彩繼續帶動經濟發展的同時，逐步提供其他行業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務使澳門的發展在增長和穩定中達到中長期的平衡。

**[ 關鍵詞 ]** 澳門回歸 經濟增長 勞動市場 經濟多元化 澳門博彩業 主導行業

2024 年是澳門回歸二十五周年的日子，澳門經濟在這段時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本文利用澳門大學“澳門宏觀經濟模型”所收集的數據，[①]集中深入探討經濟增長、勞動市場和經濟多元化三個議題。

## 一、經濟增長

作為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澳門的增長深受外圍因素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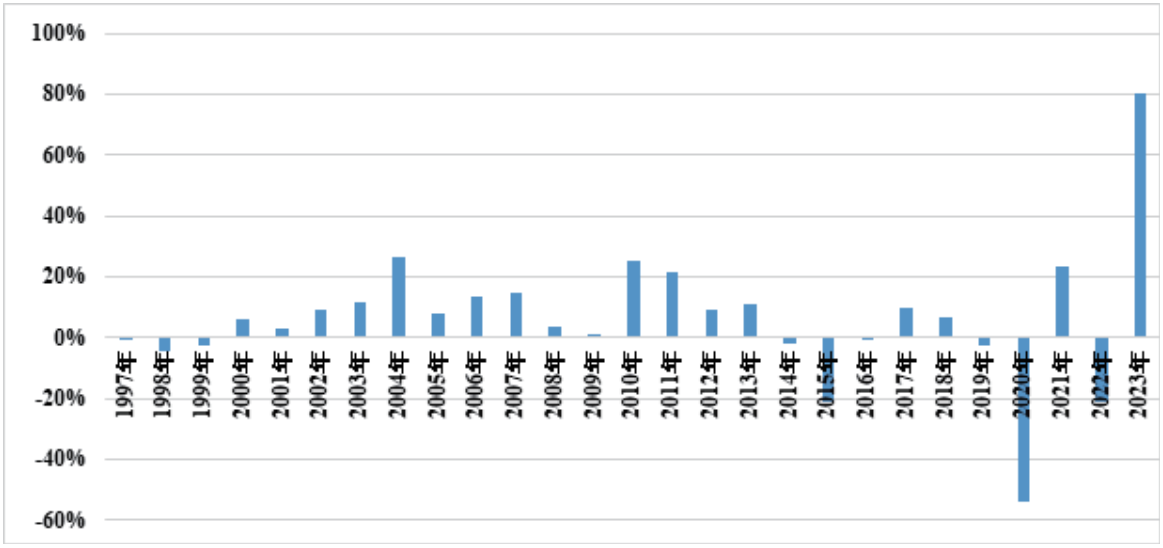
在回歸前的 1997 年，亞洲出現金融危機，雖然澳門金融體系沒有受到正面衝擊，但因為來自鄰近地區的旅客迅速減少，加上房地產泡沫爆破，澳門經濟出現衰退，在 1997 －

**作者簡介：**陳志誠，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研究員、經濟學博士；關鋒，澳門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澳門研究中心禮任助理教授、亞太經濟與管理研究所研究員。

① “澳門宏觀經濟模型”是一個大型季度聯立方程計量模型，目前包含澳門經濟中七個主要部分 —— 消費、投資、對外貿易、價格、政府部門、就業市場以及金融系統，共有 301 個變數和 87 條方程式，所用數據由 1998 年第 1 季開始，模型估算會隨着數據發表而定時更新，提供及時和有用的澳門經濟分析，協助決策者對未來作出合理的規劃。此模型由澳門大學榮譽博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士莫里斯教授（Prof. James Mirrlees）和經濟學系老師開發，課題組成員包括陳志誠、何偉雄、關鋒和黃嘉基，項目現由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管理。本文的相關資料和數據，如無特別註明，即由“澳門宏觀經濟模型”提供。

1999 年，本地生產總值錄得負增長，由 -4.6% 至 -0.3%，在 2000 年回歸後，澳門經濟才慢慢回升（圖 1）。

**圖 1　1997 — 2023 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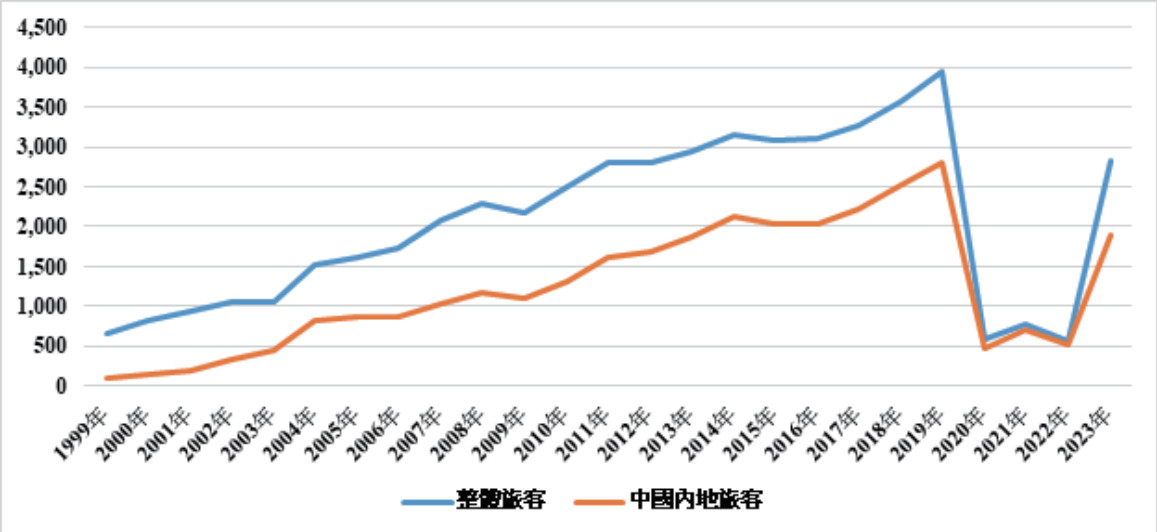

數據來源：澳門大學“澳門宏觀經濟模型”。

2003 年上半年，鄰近地區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澳門亦錄得少量確診個案，第二季訪澳旅客大幅下跌，本地生產總值收縮，幸好在下半年疫情減退，本地生產總值急速反彈，整年亦錄得 11.6% 的正增長（圖 1）。

2002 年澳門特區政府銳意改革博彩業，引入更多競爭，改變由單一集團的經營模式，吸引世界著名博彩企業在澳門大展拳腳。2004 年新博彩場所落成，同時中央政府亦推出“港澳個人遊”計劃，[①]讓收入正在快速增長的內地居民，更容易到澳門旅遊，內地訪澳旅客大增，2004 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增長 26.6%，舉世矚目（圖 1）。自此以後，內地旅客便成為澳門旅客最主要的來源地，佔比長期超過一半，有個別年份更高達七成或以上，澳門亦變得非常依賴他們的消費（圖 2）。隨着旅客的快速上升和賭場及大型渡假酒店的大量興建，澳門的增長持續至 2007 年（圖 1）。

[①]“港澳個人遊”是一個准許內地居民以個人的方式前往港澳地區旅遊的計劃，自 2003 年 7 月 28 日起推行。一般情況下，只要在計劃範圍內的城市，就可以透過簡單的簽注（特別簽證）手續前往香港及澳門。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事務署：“個人遊計劃”，https://www.tourism.gov.hk/tc/visitor_ind.php，2024 年 4 月 15 日讀取。

**圖 2　1999 — 2023 年澳門整體入境旅客及中國內地旅客數目（萬人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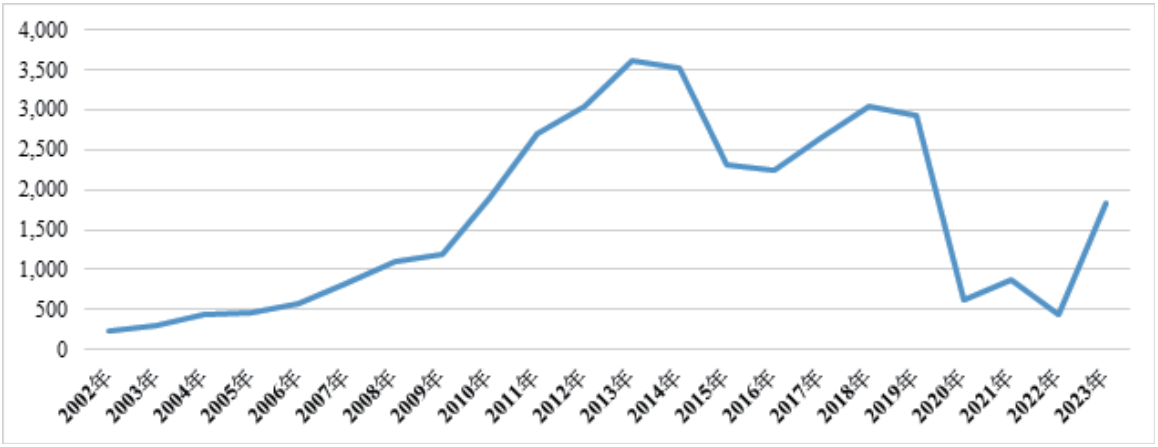



數據來源：澳門大學“澳門宏觀經濟模型”。

2008 年美國出現次級債券按揭問題所觸發的環球金融海嘯，全球經濟深受打擊。澳門經濟增長放緩，連續兩年只錄得 3.4% 和 1.3% 實質增長（圖 1）。隨着中央政府應對環球金融海嘯而實施大規模刺激經濟措施，澳門亦因此受惠，經濟增長在 2010 — 2013 年維持在 9% 以上（圖 1）。

中央政府在 2014 年開始嚴厲執行的反貪腐措施，內地居民到澳門的消費減少，澳門博彩業出現深度調整，2015 及 2016 年的博彩毛收入下跌（圖 3），2014 — 2016 年的本地生產總值出現負增長，為 -21.5% 至 -0.7%（圖 1）。2017 年澳門經濟反彈，本地生產總值上升 9.9%，但整體經濟仍未穩定，2019 年博彩毛收入再度收縮（圖 3），本地生產總值下跌 2.6%（圖 1）。

**圖 3　2002 — 2023 年澳門博彩毛收入（億澳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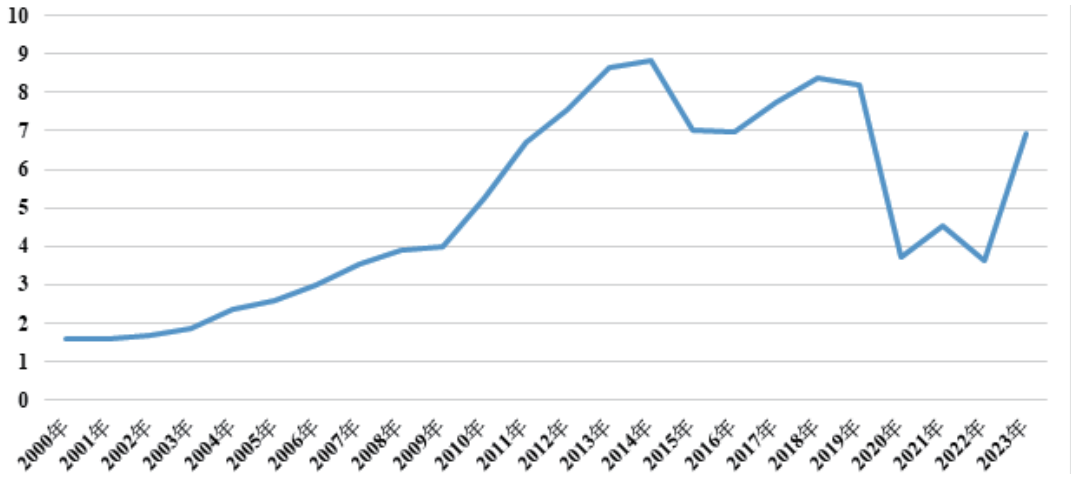



數據來源：澳門大學“澳門宏觀經濟模型”。

新型冠狀病毒在 2019 年 12 月爆發，隨後傳播到中國各地，後來更擴散至全球。在 2020 年 1 月 22 日，澳門出現第一宗境外輸入確診個案，澳門特區政府宣佈自 2020 年 3 月 25 日起，除了中國內地、香港和台灣地區居民，在入境前 14 天曾到外國的非澳門居民禁止入境，入境人士亦需要接受隔離及醫學觀察。全球個案不斷上升和嚴厲防疫措施令訪澳旅客大幅下跌，2020 年整體旅客由 2019 年的 3,941 萬人次急跌至 590 萬人次（圖 2），博彩毛收入則由 2019 年的 2,933 億澳門元大降至 610 億澳門元（圖 3），而本地生產總值收縮 54.3%（圖 1）。2021 年中國內地疫情轉趨穩定，內地訪澳旅客有所反彈，由 2020 年的 475 萬人次上升至 705 萬人次（圖 2），博彩毛收入則由 2020 年的 610 億澳門元回復至 2021 年 876 億澳門元（圖 3），而本地生產總值增長 23.5%（圖 1）。但 2022 年新型冠狀病毒出現新變種，中國內地疫情急劇惡化，澳門在下半年的本地個案亦大幅攀升，訪澳旅客再次下跌，整體旅客由 2021 年的 771 萬人次下降至 570 萬人次（圖 2），博彩毛收入由 2021 年的 876 億澳門元再降至 2022 年 428 億澳門元（圖 3），而本地生產總值再度下跌 21.4%（圖 1）。澳門特區政府於 2023 年 1 月 8 日起，將新型冠狀病毒列為“風土病”，全面放寬防疫措施，令外地旅客可以無需檢疫而入境，整體旅客由 2022 年 570 萬人次回升至 2023 年 2,821 萬人次（圖 2），博彩毛收入則由 2022 年的 428 億澳門元回復至 1,837 億澳門元（圖 3），而經濟活動逐步回復正常，本地生產總值急升至 80.5%（圖 1）。

基於澳門只有數十萬人口，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會較高，以美元計算，回歸後的 2000 年，澳門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僅為 1.6 萬美元，經過一段時間的經濟高速增長，澳門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在 2012 － 2019 年，都超過 7 萬美元，2019 年人均本地生產總值 8.2 萬美元，為 2000 年的 5.2 倍，在世界排行第三。[①]但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大幅縮減，在 2020 － 2022 年僅為 3.5 － 4.5 萬美元，在 2023 年新冠疫情過後，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回復至 6.9 萬美元（圖 4）。

**圖 4　2000 － 2023 年澳門人均本地生產總值（萬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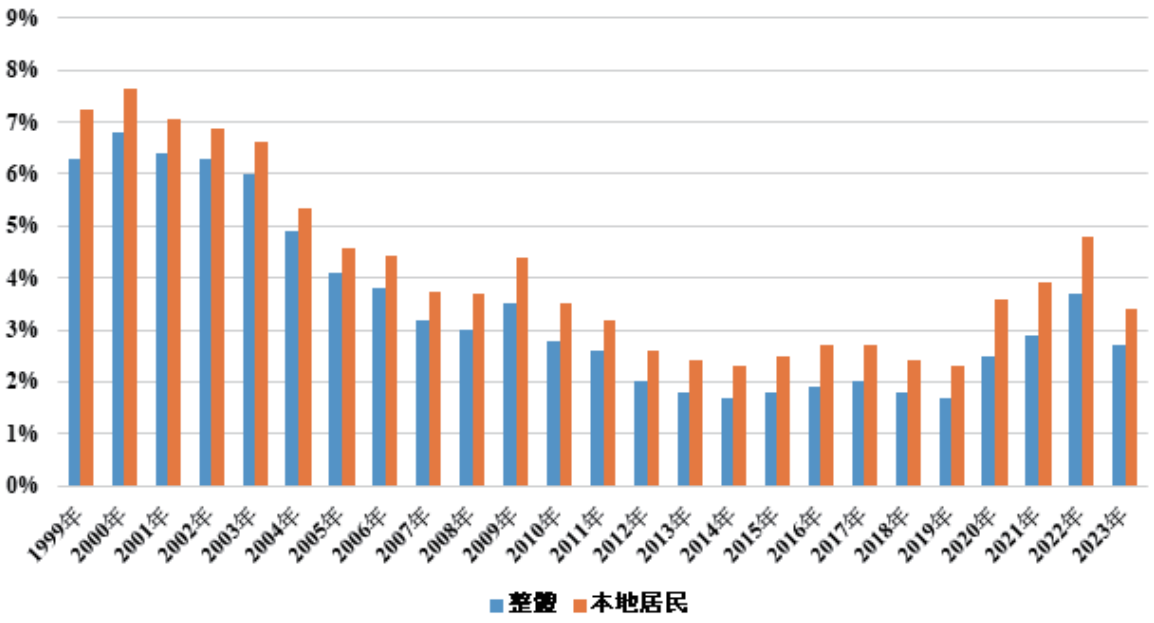

數據來源：澳門大學“澳門宏觀經濟模型”。

[①]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GDP Per Capita, Current Prices: U. S. Dollars Per Capita*. IMF,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NGDPDPC@WEO/OEMDC/ADVEC/WEOWORLDZ. Accessed on 15 Apr 2024.

## 二、勞動市場

正如上文提到，在 1999 － 2003 年，澳門經濟低迷，勞動需求薄弱，整體失業率高達 6%，單以本地居民計算，失業率徘徊在 6.6 － 7.2% 之間（圖 5）。隨着 2004 年新博彩場所落成和“港澳個人遊”計劃推出，勞動需求大增，整體失業率持續下跌，在 2012 － 2019 年更在 2% 或以下，勞動市場極為緊張，本地居民失業率亦低於 3%，達到全民就業的水平（圖 5）。但 2020 年出現新冠疫情，經濟活動大受打擊，勞動需求萎縮，整體失業率攀升至 2.5%，2022 年更達到 3.7%，2020 － 2022 年本地居民失業率則在 3.6 － 4.8% 之間（圖 5）。隨着新冠疫情過去，2023 年經濟活動逐步恢復，勞動需求再次上升，整體失業率下降至 2.7%，本地居民失業率則為 3.4%（圖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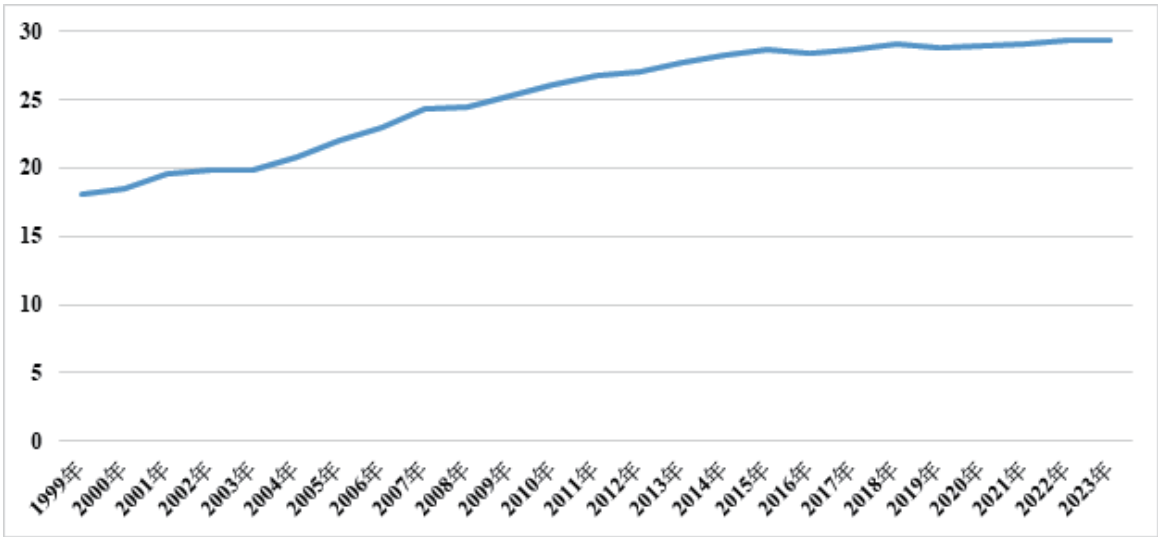
**圖 5　1999 － 2023 年澳門整體及本地居民失業率（%）**




數據來源：澳門大學“澳門宏觀經濟模型”。

基於澳門本地居民人口較少，勞動人口從 1999 － 2023 年都只在 18.1 － 29.4 萬人之間（圖 6），而面對龐大的勞動需求，勞動供給極為不足，澳門需要大量輸入外地僱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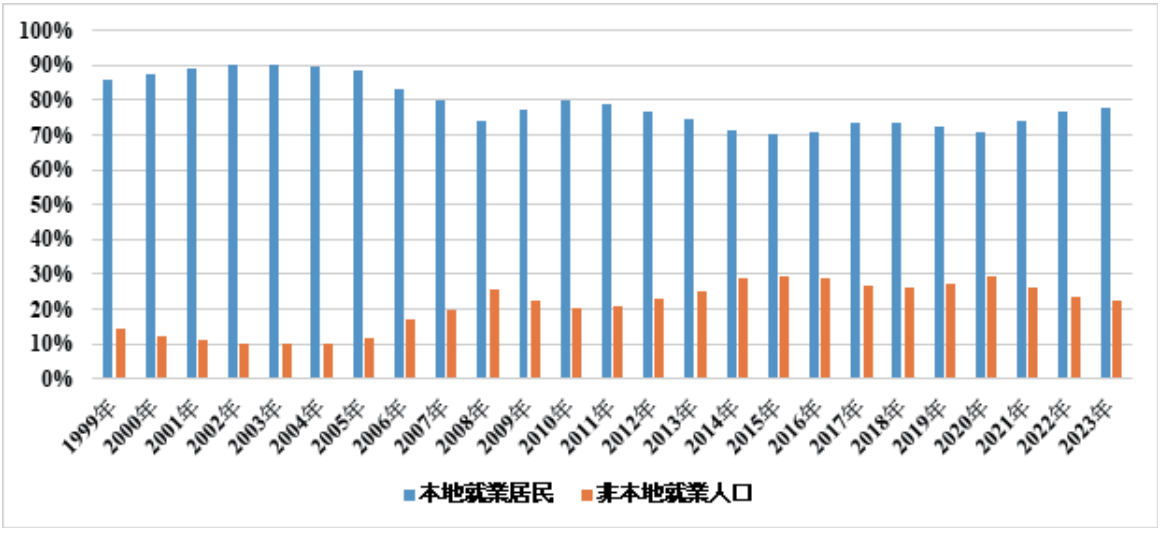
**圖 6　1999 — 2023 年澳門本地居民勞動人口（萬人）**




數據來源：澳門大學“澳門宏觀經濟模型”。

在 1999 — 2007 年，非本地居民就業人口的佔比為 9.9 — 19.9%。2008 年的佔比開始超過兩成，在 2008 — 2023 年，佔比長期維持在兩至三成之間，並未太受經濟周期的影響（圖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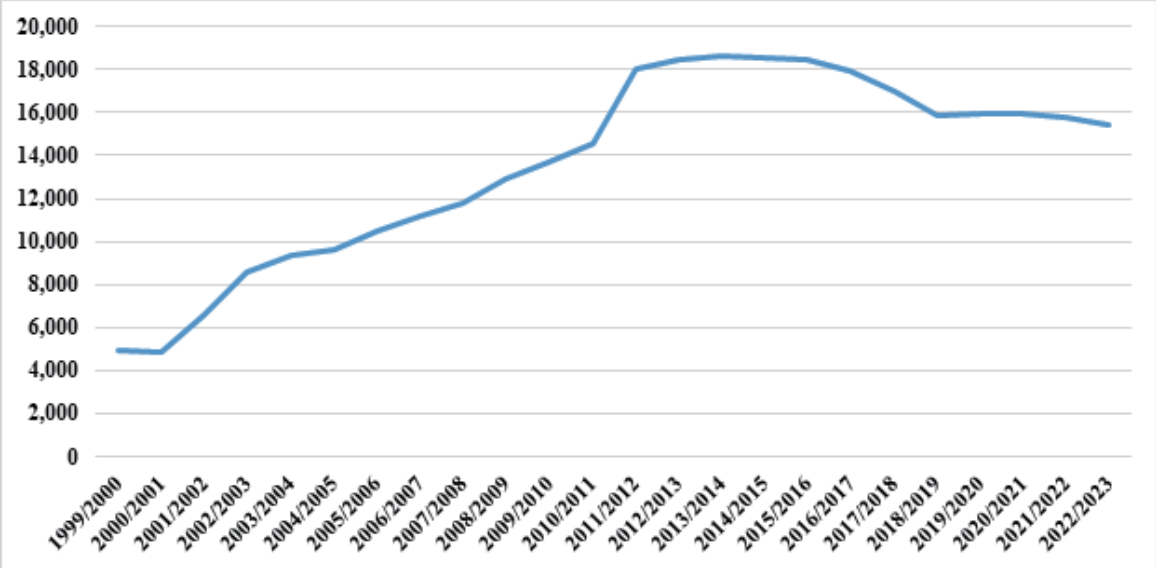
**圖 7　1999 — 2023 年澳門本地居民及非本地居民就業人口佔比（%）**




數據來源：澳門大學“澳門宏觀經濟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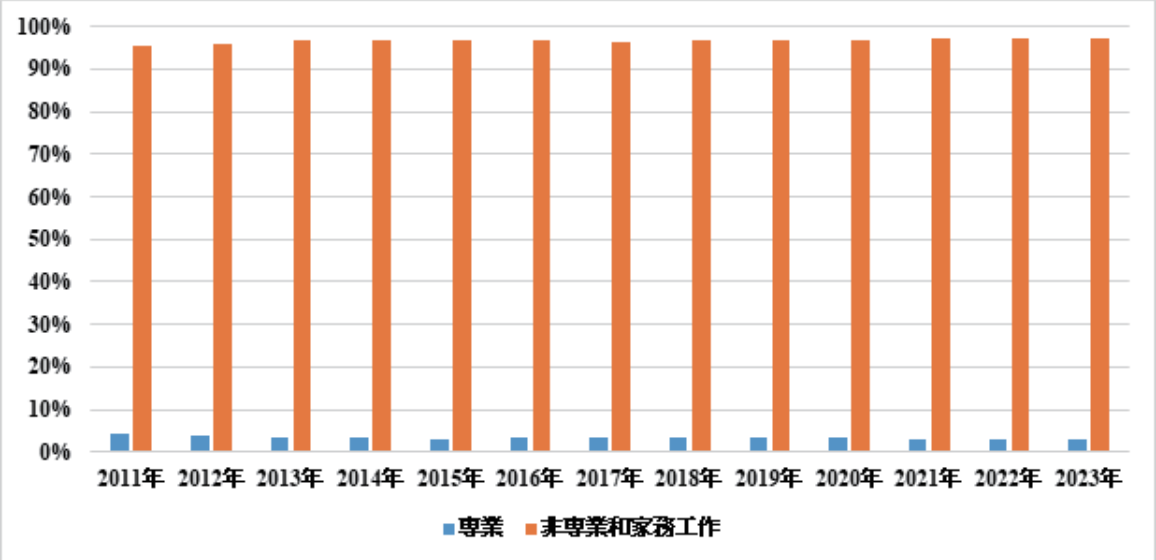
基於澳門高等教育發展迅速（圖 8），令到低技術的工作職位難以吸引澳門本地居民，因此在外地僱員中，非專業和家務工作的外地僱員佔比長期超過九成半（圖 9）。

**圖 8　1999/2000 — 2022/2023 學年澳門高等教育註冊澳門學生人數（萬人）**




數據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教育統計數據概覽〉，https://portal.dsedj.gov.mo/webdsejspace/internet/Inter_main_page.jsp?id=85814&langsel=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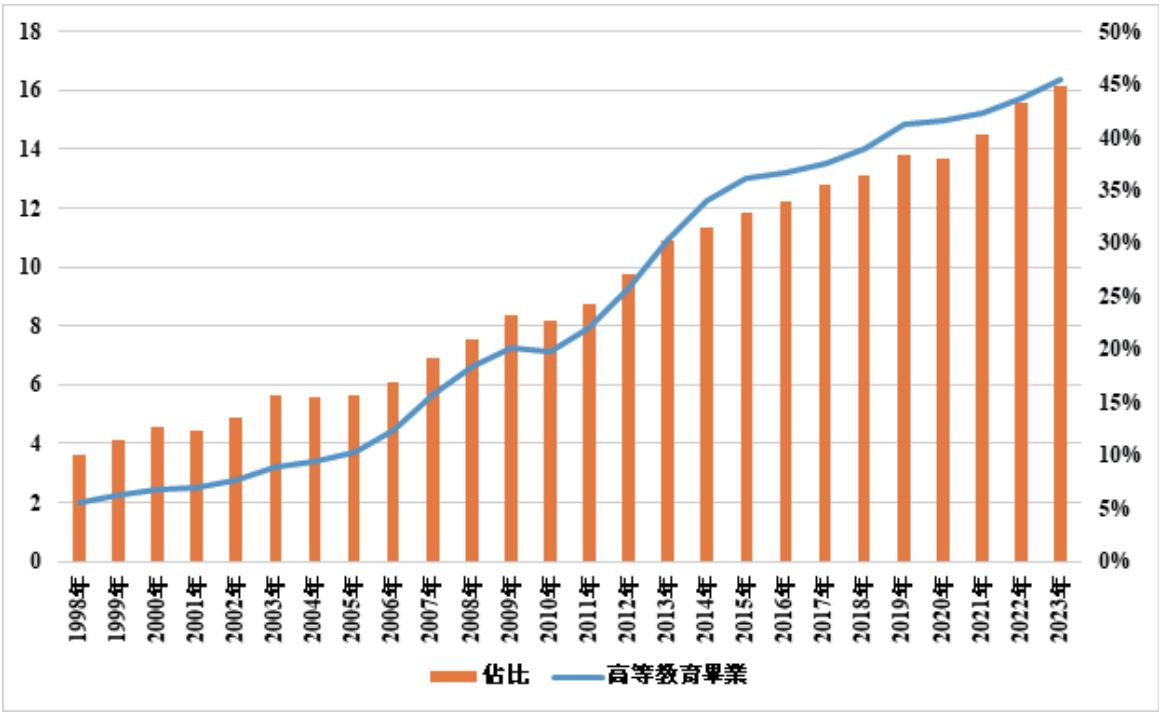
**圖 9　2011 — 2023 年澳門專業外地僱員及非專業和家務工作外地僱員佔比（%）**




數據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事務局：〈勞動範疇統計〉，https://www.dsal.gov.mo/zh_tw/standard/download_statistics/folder/root.html。

隨着高等教育迅速發展，更多澳門的就業崗位由高等教育畢業生佔據。在回歸前的 1998 年，澳門僅有 2 萬的高等教育畢業就業人口，佔比只有 10.0%（圖 10）。其後高等教育畢業就業人口不斷增加，佔比亦持續上升，到了 2023 年，高等教育畢業就業人口為 16.4 萬人，佔比更高達 44.9%（圖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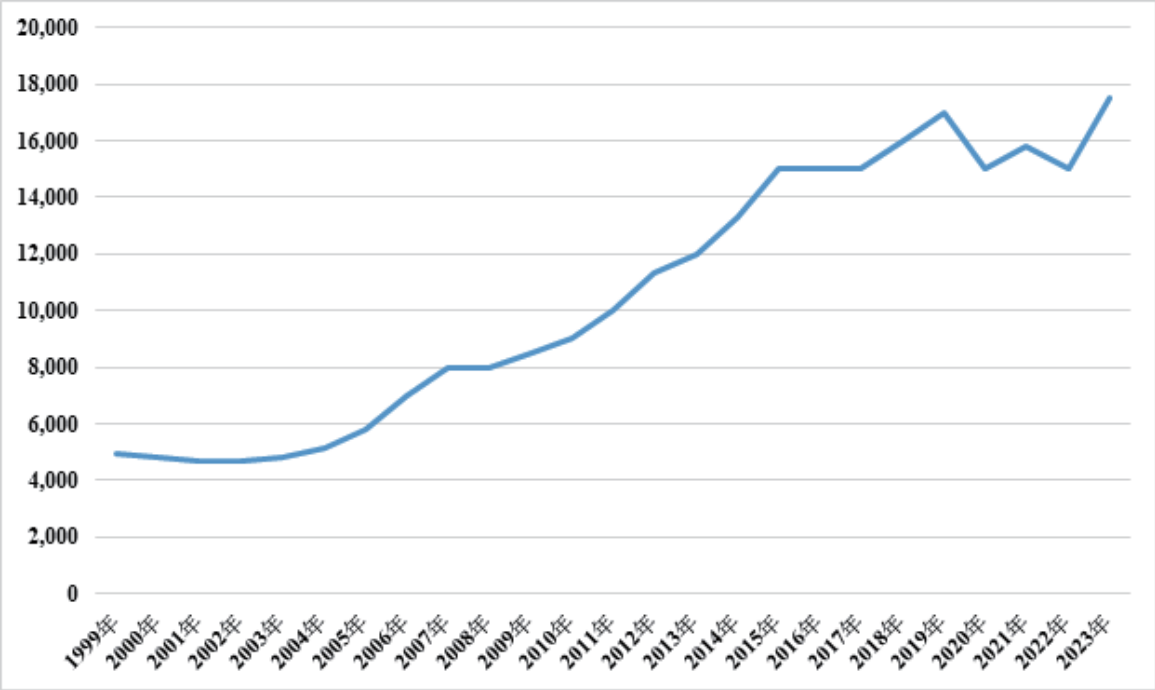
**圖 10　1998 － 2023 年澳門高等教育畢業就業人口（萬人）及佔比（%）**




數據來源：澳門大學“澳門宏觀經濟模型”。

正如上文提到，在 1999 － 2003 年，澳門勞動需求薄弱，整體失業率高企，僱員工作收入亦受影響，總體僱員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由 1999 年的 4,920 澳門元下跌至 2003 年的 4,801 澳門元（圖 11）。2004 － 2007 年經濟高速增長，勞動需求急劇上升，僱員工作收入亦連帶上升，總體僱員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由 2004 年的 5,167 澳門元增加至 2007 年的 8,000 澳門元（圖 11）。雖然 2008 年的環球金融海嘯令到澳門經濟增長放緩，總體僱員每月工作收入沒有增加，但隨後數年，僱員工作收入持續上升，澳門總體僱員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由 2008 年的 8,000 澳門元上升至 2019 年的 17,000 澳門元（圖 11）。2020 年出現新冠疫情，勞動需求萎縮，澳門總體僱員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下跌至 15,000 澳門元，在疫情期間，澳門總體僱員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維持在 15,000 － 15,800 澳門元（圖 11）。隨着疫情過去，2023 年經濟活動逐步恢復，勞動需求再次上升，總體的僱員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為 17,500 澳門元（圖 11）。

**圖 11　1999 － 2023 年澳門總體僱員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澳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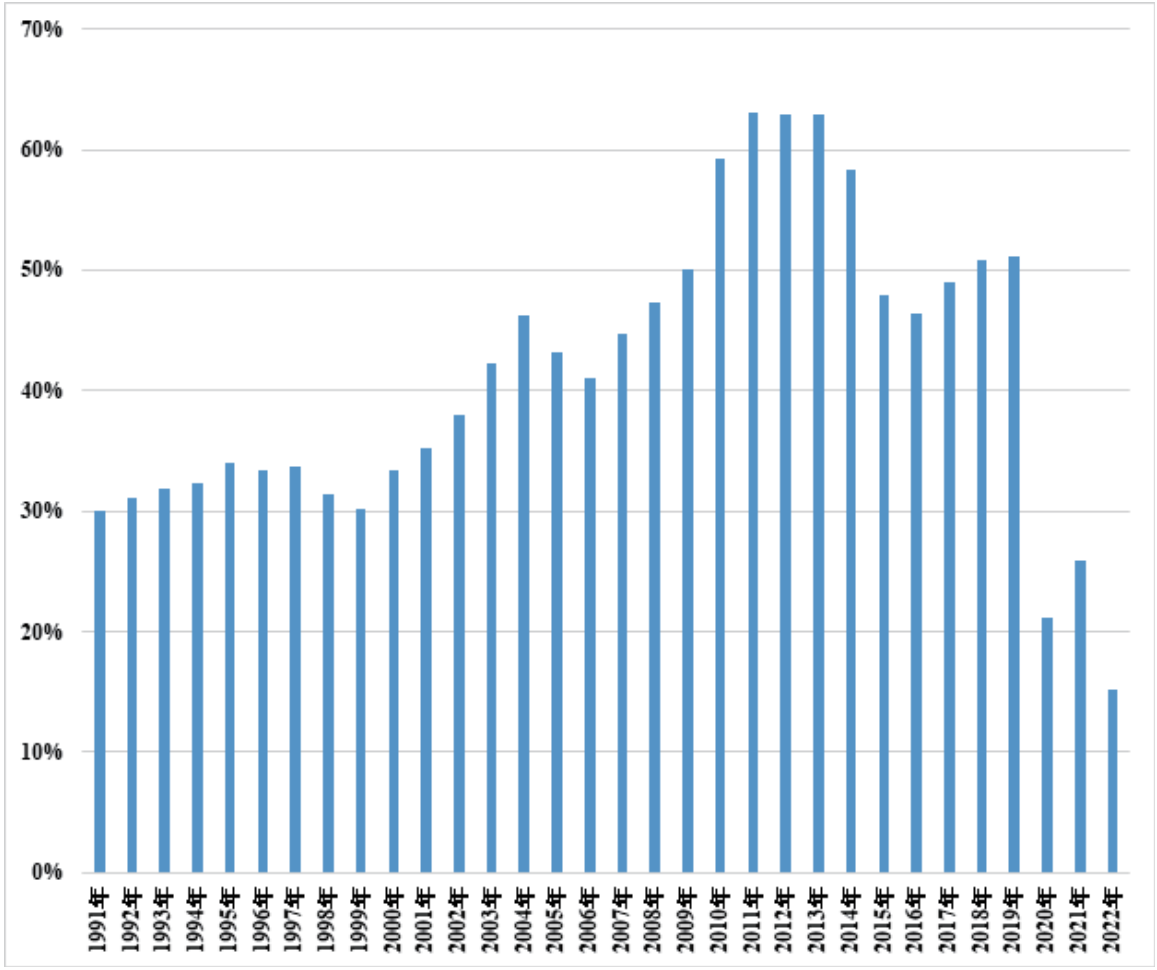

數據來源：澳門大學“澳門宏觀經濟模型”。

## 三、經濟多元化

在討論經濟多元化前，我們首先分析博彩業在澳門經濟的重要性。澳門博彩業有一段很長的發展歷史。早在 1847 年，澳葡政府為了增加澳門稅收及發展經濟，正式把澳門博彩業合法化。1937 年，澳葡政府決定，將所有博彩業專營權集中，進行統一承投。在 1961 年，葡萄牙政府批准澳門成為“恆久性的博彩區”，令澳門成為以博彩及旅遊為主要經濟發展項目的低稅制地區，而澳葡政府亦決定，將已合法化之幸運博彩經公開競投方式批給專人承辦。

博彩業長期佔據澳門經濟一個極重要的位置。在 1991 － 2002 年，博彩業在本地生產總值的佔比都超過三成；在賭權開放以後，佔比更大，在 2009 － 2014 年，佔比更高達一半或以上（圖 12）。但在新冠疫情期間，因為旅客大減，博彩業產出急劇萎縮，佔比由 2019 年的 51.2% 急跌至 2020 年的 21.2%，2022 年更只有 15.2%（圖 12）。

**圖 12　1991 — 2022 年澳門博彩業在本地生產總值的佔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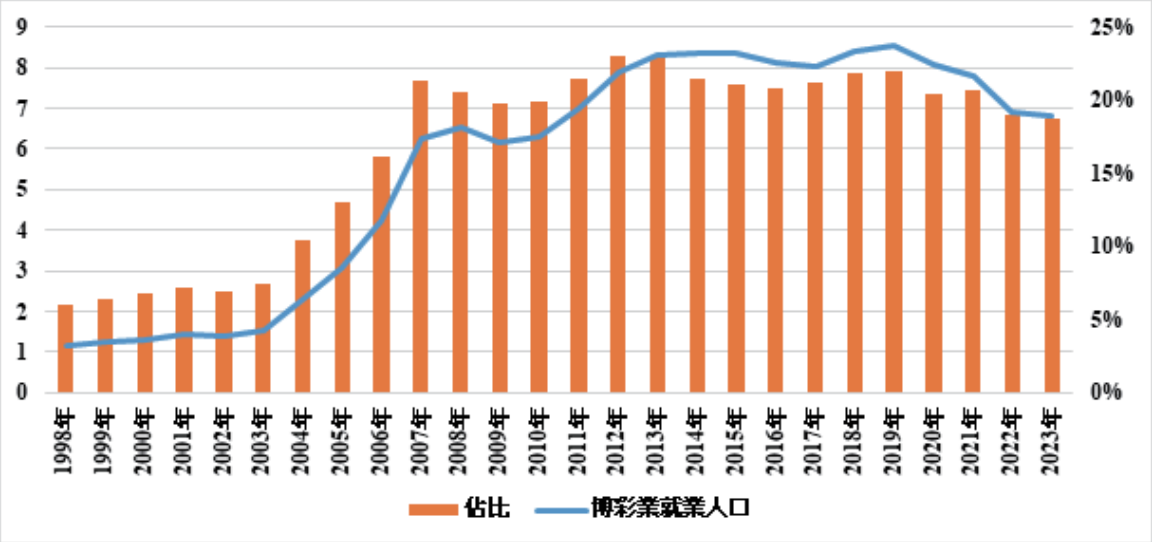



數據來源：澳門大學“澳門宏觀經濟模型”。

基於博彩業是一個服務行業，需要大量員工，因此除了在本地生產總值中舉足輕重外，它在勞動市場亦很重要。

在回歸前的 1998 年，有 1.2 萬人從事博彩業，佔整體就業人口 6.0%（圖 13）。但隨着賭權開放，博彩業就業人口大增，2004 年達到 2.3 萬人，佔整體就業人口 10.5%，其後持續增長，到了 2019 年，達到 8.5 萬人，佔整體就業人口 22.0%（圖 13）。其後出現新冠疫情，博彩業就業人口逐步減少，2023 年為 6.8 萬人，但佔比仍有 18.7%（圖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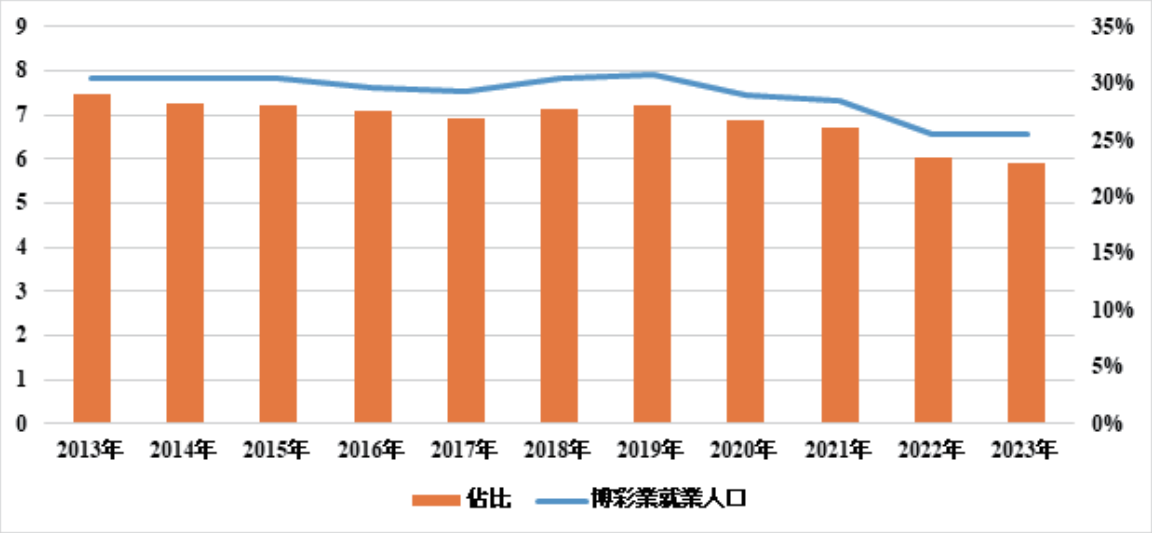
**圖 13　1998 － 2023 年澳門博彩業就業人口（萬人）及佔比（%）**




數據來源：澳門大學“澳門宏觀經濟模型”。

基於博彩業中一個重要職位 —— 莊荷只容許本地居民任職，它在本地居民的勞動市場更為重要。在 2013 － 2023 年，本地居民從事博彩業的人數為 6.5 － 7.9 萬人，佔整體本地居民就業人口 23.0 － 29.0%（圖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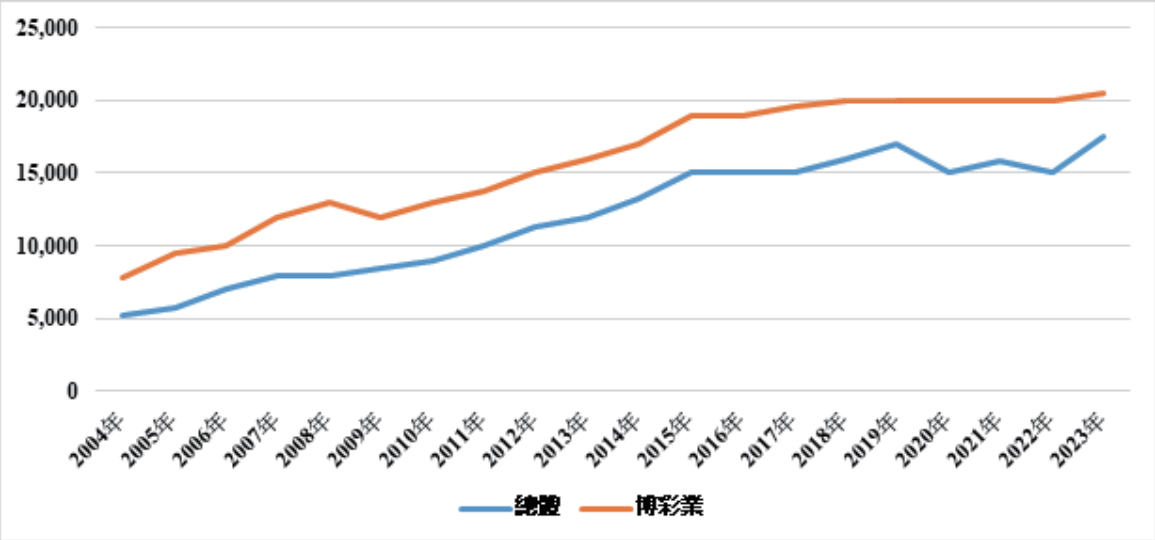
**圖 14　2013 － 2023 年澳門本地居民博彩業就業人口（萬人）及佔比（%）**




數據來源：澳門大學“澳門宏觀經濟模型”。

基於博彩企業需要得到政府牌照才能營運，並長期獲得龐大盈利，因此它們被要求履行“社會責任”，給予員工更高的工資。在2004年，博彩業僱員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為7,804澳門元，而總體僱員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只有 5,167 澳門元。其後博彩業僱員工作收入逐步上升至 2019 年的 20,000 澳門元（圖 15）。雖然出現新冠疫情，但博彩業僱員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並未減少，仍然維持在 20,000 澳門元（圖 15）。在疫情過後，博彩業僱員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再次增長，2023 年為 20,500 澳門元（圖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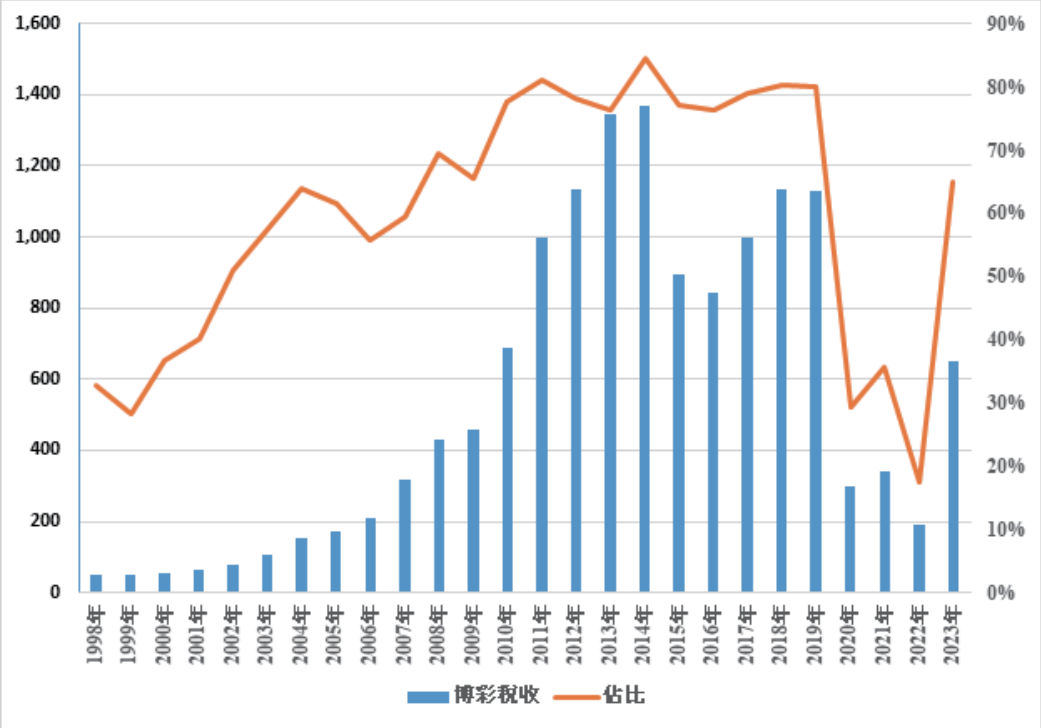
**圖 15　2004 － 2023 年澳門僱員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澳門元）**




數據來源：澳門大學“澳門宏觀經濟模型”。

博彩業不單在勞動市場有一定影響力，對澳門政府的財政收入更是舉足輕重。在回歸前的 1998 年，博彩稅收為 51 億澳門元，佔當年澳門政府的財政收入 32.7%（圖 16）。其後不斷增加，2003 年已超過 100 億澳門元，佔超過一半財政收入（圖 15）。2012 年博彩稅收更超過 1,000 億澳門元，在 2012 － 2019 年維持在 844 － 1,367 億澳門元（圖 16）。而在 2010 － 2019 年，博彩稅收佔澳門特區政府財政收入超過七成。在新冠疫情期間，基於博彩收入大減，博彩稅收亦急跌，只有 191 － 339 億澳門元，佔澳門特區政府財政收入 17.5 － 35.8%。在疫情過後，博彩稅收回復至 653 億澳門元，佔澳門特區政府財政收入 65.0%（圖 16）。基於博彩稅收提供龐大財政收入，澳門特區政府可以在其他方面實行低稅率政策，也可運用這些收入提供服務，改善居民生活。

**圖 16　1998 — 2023 年澳門博彩稅收（億澳門元）及佔比（%）**




數據來源：澳門大學“澳門宏觀經濟模型”。

既然博彩業在澳門經濟佔主導的地位，值得我們考察它與其他行業的關係。表 1 展示由 1992 — 2022 年之間博彩業產出增長與其他行業產出增長的相關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①]澳門博彩業主要服務旅客，旅客除了博彩外，亦會留宿、購物及飲食，因此批發及零售業、酒店業及飲食業的產出增長跟博彩業的產出增長相關較大（相關係數超過 0.6）。博彩業的興衰不單關係其企業和僱員，亦會影響批發及零售業、酒店業及飲食業的企業和僱員。

**表 1　1992 — 2022 年澳門博彩業產出增長與其他行業產出增長的相關係數**

| | |
|---|---|
| 製造業 | 0.20 |
| 水電及氣體生產供應業 | -0.04 |
| 建築業 | 0.20 |
| 批發及零售業 | 0.86 |
| 酒店業 | 0.69 |
| 飲食業 | 0.80 |
| 運輸、倉儲及通訊業 | 0.59 |
| 銀行業、保險及退休基金 | 0.48 |
| 不動產業務 | 0.36 |

（接下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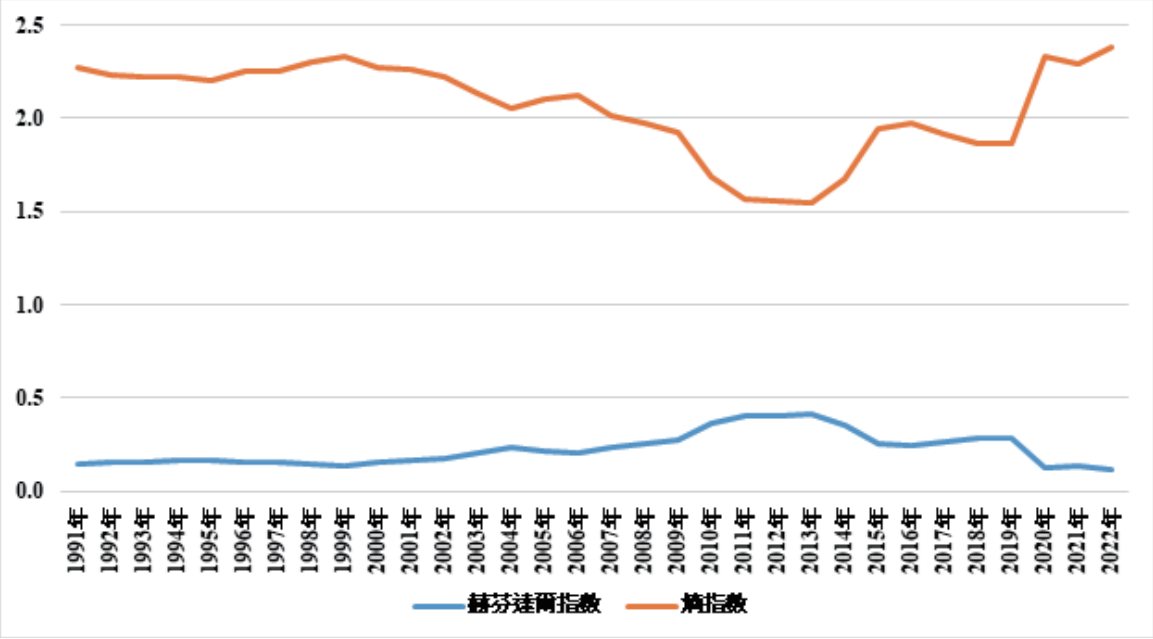
[①]相關係數是反映兩個變數之間關係密切程度的統計指標，其數值介於 -1 與 1 之間，數值為正時，代表兩個變數同時增加或同時減少；反之，數值為負時，代表兩個變數走向相反；絕對數值越大，關係越強。

| | |
|---|---|
| 租賃及工商服務業 | 0.51 |
| 公共行政 | 0.24 |
| 教育 | 0.17 |
| 醫療衛生及社會福利 | 0.26 |
| 其他團體、社會及個人服務及僱用傭人的家庭 | 0.57 |

數據來源：澳門大學“澳門宏觀經濟模型”。

綜上所述，澳門經濟多元化的狀況可作全面分析。在衡量一個經濟體的多元化時，我們有兩個常用指標：一個是赫芬達爾指數（The Herfindahl Index），另一個是熵指數（Entropy Index）。[①]在回歸前的 1991 － 1998 年，澳門經濟體的集中度保持平穩，1999 年集中度開始增加，隨着賭權開放，博彩業佔比加大，集中度不斷上升，在 2011 － 2013 年達到高峰（圖 17）。中央政府在 2014 年開始嚴厲執行反貪腐措施，澳門博彩業出現調整，集中度有所下降，2020 － 2022 年更出現新冠疫情，博彩業比其他主要行業收縮更多，集中度進一步減少，兩個指數數值更回到回歸前水平（圖 17）。

**圖 17　1991 － 2022 年澳門經濟體的赫芬達爾指數及熵指數**




數據來源：澳門大學“澳門宏觀經濟模型”。

從赫芬達爾指數和熵指數過去三十年的走勢基本上確認大部分時間段高度集中（2020 － 2022 年疫情例外），也就是說，澳門的產業沒有明顯多元化；再從博彩業產出的增長與其他行業產出的增長之相關係數分析，可知批發及零售業與餐飲業的關聯度最

[①]假設一經濟體內有 $n$ 個行業，每個行業的佔比為 $S_i$，赫芬達爾指數定義為 $H=\sum_{i=1}^{n} S_i^2$，其數值越大，經濟集中度越高。而熵指數則定義為 $E=-\sum_{i=1}^{n} S_i \ln(S_i)$，ln 為對數函數，熵指數值越大，經濟集中度相應越低。

高，博彩業作為主導行業的角色沒有因為經濟發展而產生根本性的改變，且也確認以博彩業帶動相關服務業增長從而帶動澳門經濟增長的邏輯與現實沒有發生重大變化。

## 四、總結

2020 年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做成全球經濟危機，澳門是一個小型開放城市，主要經濟活動是服務旅客，難免受到嚴重影響，經濟活動急劇減少並出現大衰退。事實上，澳門並非首次因為外圍因素而帶來大幅的經濟波動，過去二十五年澳門經濟的升跌波幅驚人，而且轉變迅速。要減低經濟波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實行產業多元化，減少依賴特定行業，是一個發展的方向。澳門特區政府早在 2006 年提出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發展不同的新興行業。但澳門的產業多元化進展不大，經濟仍然依賴博彩業，進展不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澳門的勞動力問題。

對新興行業如綜合旅遊休閒業、中醫藥大健康產業、現代金融業、高新技術產業、會展商貿及文化體育產業，要讓它們達到一定規模，是需要大量勞動力。而自 2012 年起，澳門已經接近全民就業，並沒有很多剩餘勞動力。要容許大量勞動力進入新興行業，一是讓現有勞動力離開現存的行業，一是尋找新的勞動力。對於勞動力離開現存行業方面，一些現存行業，例如批發及零售業，長期空缺率偏高，如果讓勞動力離開這些行業，更會加劇企業的人手短缺問題；再者這些行業是否有大量的勞動力願意轉入新興行業仍是一個未知之數。而尋找新的本地勞動力方面，又會遇到另一個問題，就是澳門跟鄰近地區一樣，出生率長期偏低，澳門人口日益老化，年輕人口增長緩慢，越來越少澳門本地居民進入勞動市場，難以滿足新興行業的勞動力需求。

另一個獲得新勞動力的方法是引入外地僱員，這並不是新的做法，事實上，正如上文提到，非本地居民就業人口佔比長期維持在兩至三成之間。但要更大量地引入外地僱員便需要處理他們的居住及生活問題，而澳門土地有限，這些問題短期內都很難解決。勞動力除了數量，還有質素的問題。新興行業中如中醫藥大健康產業、現代金融業、高新技術產業中重要職位都需要一定的知識和經驗，雖然澳門高等教育發展迅速，高等學歷的就業人口亦有增加，但未必能完全滿足這些行業的專業要求，需要另外的培訓，而培訓是需要時間，而在上文亦提到，現時引入外地僱員中，專業外地僱員的數目都很少，都不能在短期內解決人力資源的問題。勞動力問題限制新興行業的快速發展，令它們只能佔澳門經濟一小部分。

概念化來說，澳門的多元化道路似乎是以主導行業（博彩）通過分享資源和分攤成本下拉動其他行業的發展，在此選擇下，博彩經營者在加大博彩規模，以降低成本來誘導發展會議展覽業、酒店業、零售業、觀光業等，這種以博彩業之協同效應推動的橫向多元選擇似乎在澳門過去二十五年的增長經驗得到初步的實證結果，也許鞏固和推動主導行業的

進一步發展是澳門未來經濟增長的重要考慮。博彩業的發展，既可以增加本地生產總值之產值和份額，又可以分攤生產其他旅遊產品的成本，最重要是發展博彩業有利透過協同效應下幫助發展新的主導行業。[①]

縱觀而言，以總量和增速來説，澳門實踐了一條以博彩業和相關行業為主幹的經濟發展規律；在政策的誘導和民間的努力下，此發展模式取得一定成果，也帶出長久議論的隱憂。目前面對的最大挑戰是如何讓增長的格局導出產業的某程度多樣化，使經濟增長的道路走得更穩健。所謂增長格局的優化，可以理解為在給定的要素稟賦下利用比較優勢促使生產要素的有效運用，從而改變產出組合，使長期經濟增長創造最大的社會福祉。澳門宜借鑑研究其他小型開放型經濟體選取支柱行業之邏輯和運作經驗，制定合適產業政策鼓勵扶持新的主導行業發展，通過區域合作在博彩的繼續帶動經濟發展的同時，[②]逐步提供其他行業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務使澳門的發展在增長和穩定中達到中長期的平衡。

〔責任編輯　陳超敏　張少鵬〕
〔校對　林曉文〕

[①]關鋒：〈澳門經濟多元路向之再思考〉，《香港社會科學學報》（香港），第 6 期，2019 年，頁 5 － 21。
[②]關鋒、謝漢光：〈“一帶一路”與澳門的發展機遇〉，《港澳研究》（北京），第 2 期，2016 年，頁 68 － 74。